

禮

書

通

故

稽田躬桑禮通故

禮書第二

定海黃以周述

稽田經作稽亦作籍許慎云稽帝耕千畝也古者使民如俗故謂之稽从耒咎聲鄭元云稽之言偕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也盧植云稽耕也左傳鄆人稽稻應劭云稽田典籍之田群瓚云稽謂蹈稽也本以躬親爲義不尋以假俗爲稱以周案從許鄭義

毛詩序云載芟春稽田而祈社稷也劉向崔靈恩皇侃說王社在稽田中故稽田而祈社秦蕙田云詩序乃言罔祭同歌一詩非謂稽田而祭社也以周案月令孟春

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蒐田
獻禽以祭社則藉田與祈社異月詩序蓋言藉田後有
祈社之祭歌此詩爾非謂王社在藉田中亦非謂藉田
同歌此詩藉禮具詳周語不言樂傳曰雅樂不野合蓋
藉無歌詩亦惟擊土鼓歛豳雅而已梁武帝祀先農有
歌詩不古

衛宏漢儀云春始東耕于藉田祀先農雷氏五經要義
云先農立壇于田所祀之其制如社壇祝欽明張齊賢
等議先農與社一神以周案東耕諸侯禮天子藉田在
南郊甸地祭義云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周

官甸師云帥其屬耕耨王藉藉祭先農不見亏經周語
農正陳藉禮注家謂敷陳藉禮而祭其神亦未有祭社
之說也社在宗廟右藉田在郊南其地異所社在仲春
耕藉在孟春其時異社爲土示先農是人其神異國語
司空除壇亏藉或曰耕壇或曰先農壇壇而曰除蓋臨
時爲之其非社壇明矣自崔說王社在社田中祝氏因
謂先農卽社唐從其議遂改爲先農壇種地紕繆當從
要義

國語云王耕一發班三之記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白虎通義引祭義逸文云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大夫七推文又與月令異以周案凡治田有
二法一用發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爲之車人爲耒
云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
是其證發亦作伐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
其隴中曰畎畎土曰伐土今誤上伐之言發也依說文發伐
皆段借字當作坡云耜畎也坡一畎土也是則發者以
耜畎土一發而全起也推則從上漸推去之矣國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謂王之耕耨其土柔者以句底一發而
已其土堅者用直底則班三之也班讀如班馬之班班

之爲言反也白虎通義引曾子問逸文云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卽其義也發簡而力大推數而力易後世天子好文用推故月令止記推數天子三推卽所謂班三之也三公五推公各五推也與下卿諸侯各九推同亏文三公似宜六推云五推者凡耕二人爲耦各三推當一伐王無耦班三之未成伐故三公各五推合爲十八推乃成三畝之治也卿連諸侯言之者卿九人亦不成耦故連諸侯爲文卿諸侯十人治十五畝諸侯不定之辭大夫以下無文以言之自疏家以爲發推迭用而說始鑿後人又以推當伐而義愈晦

賈逵云班三之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韋昭云一墾一耜之發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王以下各三其上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以周案賈韋之意發卽匠人之伐是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與月令之墾不合凡耦各三推當一發

蔡邕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以周案禮有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墾如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亦是也蔡說孤卿七推不足爲據國語庶人終

弓千畝鄭注甸師引其文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是庶人以在官者言也蔡氏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遂云士終畝亦少分曉

盧植云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以周案盧氏据國語文以釋月令王一發班三之謂王以下皆三發而王一發九推耒月令云天子三推發猶未終也故三公五之卿諸侯九之而一發之禮乃終其說較通

高誘云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以周案發推之異車人有明文謂三推當一發可也謂三推卽一發猶未是

賈公彥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以周案王三推而一發猶可言也五推三發九推五發如何相配直亂道耳

孔穎達云人數如周語推數如月令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各五推卿九人發而各九推以周案據賈疏先推而後發據孔疏先發而後推而不知推與發各有所施非迭用也云王一人發是已云三人發九人發

謂同發一土邪方尺之土無容人數之多謂各發一土
邪當云各發而五推而九推亦不宜如此立文且推數
有多寡發數亦必有多寡渾言幾人發而不言發之數
是遁辭也至陸德明訓推爲伐馬貴與訓推爲發說愈
膠葛而不可通矣

鄭元云月令措之亏參保介之御閭置柔亏車右與御
者之閒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驂乘備非常
也保猶次也介甲也王引之云段氏據正義改之御爲
御之誤觀周頌臣工箋及正義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
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之猶與也鄭注與御者之閒與字

正釋之字呂氏春秋佗參弓保介與御閑文義甚順鄭
注以爲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以
周案王說可從

古毛詩說田祖先嗇也鄭元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先嗇若神農者孔穎達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
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于尊
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王安石云生爲
田正歟爲田祖猶樂官之歟而爲樂祖也以周案先嗇
漢謂之先農不舉其人以實之孔疏又兼后稷據唐制

而言隋唐間先農之祀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非古也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躬耕帝耜鄭元云元辰郊後吉辰

宋本作吉亥不足據觀下何禮之願

嵩之語自知

盧植云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

是陽故以日耕耜是陰故以辰劉夔云盧謂耜田陰也

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也何諲之云鄭注元

辰蓋郊後吉亥願嵩之云鄭稱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

之由盧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皇侃云正月建寅

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孔穎達云正月亥為天倉以

其耕事故用亥以周案月令仲春元日命民社社亦陰
 祀用日為主盧說本不盡合祈穀元日用辛命社元日
 用甲耕耤元辰用亥主千言日主支言辰記意如此願氏
 日知錄云古擇日皆用干秦漢以後始用支不盡可據漢令縣邑以乙日祀先農
 弓乙地主日不主辰與記文異其天子耤田皆用亥日
 蓋兩漢相傳師說如此或說元始也元日日之始甲元
 辰辰之始子無稽又案章帝紀二季乙丑耕定陶三
 季辛丑耕懷罔丑字乃亥之偽南齊禮志引作乙亥辛
 亥可證又續漢志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亦誤漢儀
 享先農後乃耕帝耤禮儀志可證又初學記十三引雷

氏五經要義耨田當孟冬啟蟄既郊之後

類聚三十九引通義亦作

孟

冬亦誤月令祈穀後乃擇元辰躬耕帝耨是祈禱與耕

耨異日也月令元辰躬耕孟春月之辰也周語農祥晨
正日月底亏天廟土乃厥發謂立春日也又云先時九
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亏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
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詩
曰二月初吉謂自立春至二月朔宜耕耨越此穀乃不
殖也梁武帝以爲啟蟄而耕在二月節亦非

漢舊儀云先蠶之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唐月令以
爲天駟路史通鑑外紀又以爲黃帝西陵氏陳祥道云

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月而再蠶則傷馬
此固與馬同出亏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
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
氏始蠶亏志無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
有所傳然也以周案古人季春薦鞠衣亏先帝不閭祀
先蠶先蠶之人經傳無明文秦氏通攷謂當與祭諸先
同例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周官內宰職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亏北郊記月
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周案詩七月有
鳴倉庚爰求柔桑倉庚以仲春鳴與周官同記祭義大

听之朝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亏蠶室桑亏公
桑鄭注大昕季春朔日與月令同蠶中春詔后始蠶季
春朔日乃入蠶室也周官云后蠶亏北郊祭統亦云王
后夫人蠶亏北郊漢則東郊涉東鄉躬桑而誤晉則西
郊沿今文家而誤白虎通義云桑亏西郊何注公羊云
后夫人親西郊采桑

鄭元云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賈公彥孔
穎達說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祭義大昕之朝奉
種浴亏川蓋蠶將生重浴之以周案依周官中春始蠶
故鄭注馬質禁原蠶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

蠶故鄭注祭義大昕之朝以爲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
本書以爲言耳似非重浴

鄭元云月令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亏后妃乃收繭
稅者收亏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
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
服同孔穎達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
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
多少爲賦之均齊胡銓云據經后妃獻繭則獻亏王矣
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亏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
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按天子尊亏后妃若諸侯與夫人

敵體也不可爲比此不云世婦獻鬴亏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婦鬴稅按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鬴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以周案當從鄭后妃獻鬴乃收鬴稅以后妃立文鬴獻亏內外命婦稅收亏外命婦及士庶人之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祭義引古獻鬴禮云世婦奉鬴以示亏君遂獻鬴亏夫人其不獻諸君者以君不主鬴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三家詩說休美也婦無公事以美其蠶織爲公事是鬴爲后夫人之職掌也故不以獻君旣獻鬴遂使纁亦后夫人主之如當時獻諸君豈纁復請諸君而出

其繭與胡氏之說殊昧事情鄭注內宰云內命婦謂九
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則內命婦后宮官也
有何稅

方苞云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
中之蠶事故曰畢蓋事蠶有早晚也郝懿行云后妃獻
繭蓋獻亏先帝也春薦鞠衣祈蠶也夏獻繭告成功也
先儒謂內命婦獻繭亏后妃恐非季春分繭稱絲效功
則內命婦之獻后妃并此矣以周案季春爲事蠶之月
孟夏爲蠶畢獻繭之月季春以勸蠶事有曰蠶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此爲后妃敕

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鄭注所言甚明如謂王宮蠶事季春已登內命婦分繭季春效功將郊廟之服亦季春以其乎方氏決裂經注不足辨郝氏箋鄭抑何不之思邪

周官內宰以婦職之灋敎九御使各有屬以佐二事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王安石云二事謂祭祀賓客之事易祓云二卽貳也三夫人貳九嬪九嬪貳之以世婦世婦貳之以女御正合各有屬之義以周案婦職者宮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接養宮事宮事者蠶織二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公事卽宮事宮公古通婦

休息蠶織謂之無宮事無宮事失婦職矣以化二事謂不休蠶織宜從杜一說休美也善也善化蠶織卽女御所謂功事亦通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鄭
〔元〕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
工亏事者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鄭司農云內
人謂女御鄭鍔云如鄭說民間嬪婦皆授絲枲亏官然
後爲布帛官何以給之況所獻之物爲以其王及后之
用又頒亏內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黃度云
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

及內人殊之亏嬪婦以周案嬪婦謂宮中之九嬪世婦
兩鄭意同內人先鄭以爲女御亦指宮人爲言後鄭則
以爲國中婦人文叔之意似同後鄭實與之相反竊謂
內人謂女御當從先鄭言及以殊之者女御本當受絲
亏典絲謂之內工鄭彼注云內工女御是也九嬪世婦
習亏婦功者也九御受教亏嬪婦者也故曰及以殊之
以其善亏女功可以共王及后之用亦得與嬪婦同受
絲亏典婦功故曰內人以親之不謂之工賈氏典絲疏
云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九御作二事九嬪
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亏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

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其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枲此說固是不知女御中有善亏女功者亦受絲亏典婦功故先鄭直以女御當內人也

黃度云典絲掌絲入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貢漆絲青州貢絲枲以周案文叔此言誠是但后宮所蠶之絲以其祭服不入典絲當如賈疏

鄭眾云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良功絲功縑帛

鄭元云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麤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以其王及后之用鄭鍔云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不相干嬪婦之功受齋亏典婦功故彼尋而受之非此典絲所頒之絲彼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耳以周案剛中申先鄭義甚憭

劉安云禁原蠶為殘桑也鄭元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王昭禹云辰為龍馬為

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同資氣亏辰孔維云本草注以僵
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

相見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輒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陳壽祺云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亏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云五經無說此者疑太平御覽引文有脫誤以周案禮不下庶人者鄭志荅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亏經文三百三千耳其有事則

假士禮以行之也庶人之摯與士自異凡摯必辭惟君
亏其臣則受其餘皆還士亏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
夫亏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亏其外臣大夫亏嘗爲
臣者皆不終辭摯而使摯還摯還摯者卽還其所來之
摯非別有摯吳中林說未是異義云五經無說庶人工
商有摯據朝儀爲文士相見禮廣言士大夫見君有摯
亏庶人獨不及孟子亦云庶人不傳質爲臣說詳名物
門

鄭元說君迎聘賓不出大門降亏待其君也大夫亏士
亦不出迎凌廷堪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亏大門外主人

尊者亏大門內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送賓亦同此例以周案此客禮也賓禮主人尊者亦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主人出迎亏門外鄭注主人卿大夫賓處士不爲賓雖敵者亦不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遵者諸公大夫主人迎亏門內凶禮無賓故亦不迎亏大門外士筮禮惟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士昏記不親迎請覲主人出門左鹵面壻入門東面奠摯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郝敬云皆大門也以周案親迎禮盛故主人迎亏外門外不親迎請覲禮殺故主人立亏內門外亦不拜不揖入用壻禮見也郝

說誤下云壻出主人送亦謂送亏內門外敖繼公云送亏大門外亦誤

鄭元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亏客下賓也敵者迎亏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亏大門內客至亏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爲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或說凡入皆主人先云每門讓亏客無見文凡客至先布席然後出迎云客至寢門則請入敷席亦未聞注云雖君亦然要鑿以周案聘禮公揖入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是尊者先入也若敵者主人亦必下賓每門讓客而後

先入此與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同讓之者
客禮也先入先登者主人禮也凡自大門入皆主人先
而尊者不讓敵者必讓有筵若至亏寢門廂門一以先
入省事爲敬又無讓禮故主人自請先入聘禮及廂門
公揖入立亏中庭注云君揖先入省內事也省內事卽
請入爲席之禮故下經卽繼云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
注云雖君亦然據聘禮而言也經云揖先入者與讓先
登義同讓而後先客之也其云揖入者如主人禮也凡
主人迎賓亏大門外敵者客之而後如主人曰揖先入
謂之先者別其初欲後賓言之所以達主人之意也如

冠禮鄉飲鄉射禮聘禮之郊勞問卿是尊者不客直行
主人禮曰揖入不云先者主人尊無後禮也如納采之
更親迎之壻聘之賓公食之大夫是其至寢門與廟門
同諸經亏廟門皆曰揖入惟有司徹曰揖先入亦直行主人禮茲
又以先入省事爲敬更無後義記文入爲席然後出迎
客當作一句讀此爲主人之請辭非果人也亦非入而
復出也客固辭辭入敷席非讓先入也讓者讓其先後
辭者直辭其事鄭注此句誤主人肅客而入卽所謂揖
入是

鄭元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李如圭

云以入爲左右則門鹵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賓入門
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
左門鹵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士虞禮側亨弓
廟門之右是也饒魯云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
入以鹵扉爲左大夫士出入皆由右出以園鹵爲右入
以闌東爲右以周案饒氏專爲曲禮出入由闌右作解
不顧他經殊爲紕繆郝仲輿輩信其說故駁而存之然
解曲禮文者亦卒無定說

孔穎達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大夫士出入君門恆
由闌東王引之說門與正堂同鄉由闌右右乃左字之

誤俞正變云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鹵爲右惟入門言
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則鹵爲左東爲右曲禮
文誤兼出言右者跲亏辭也正義門以向堂爲正望文
爲訓與他經皆違以周案門之中爲堂其左右爲塾塾
有內向室外向室以門隄分之也則門堂亦以隄分內
外向明矣門隄內以內向爲用門隄外以外向爲用與
兩塾之制同正義及王俞二說胥失之矣門隄內內向
東右鹵左故凡入門之東者曰入門右門隄外外向東
左鹵右故凡出門之東者曰出門左人之入以門內爲
文出以門外爲文左右之名主亏門之內外鄉不專主

人之出入故特牲禮簞巾在門內之右不關人之出入
可曰門右則曲禮之出入君門亦何妨言由闥右矣特
牲禮鄭注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向內
向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兩義兼說亏例可通後人專
以人之出入分左右亏是改曲禮駁曲禮紛紛起矣參
見饋食門

記玉藻公事自闥鹵私事自闥東賈公彥云由闥東者
臣朝君之灋由闥鹵者聘賓入門之灋凌廷堪云凡以
臣禮見者則入門右玉藻據聘禮而言非通例且私覲
雖入門右至主君辭之仍入門左也惟士介終入門右

自由闕右者凡賓客皆然不獨聘賓以周案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是本國之臣通例玉藻云公事自闕鹵私事自闕東是聘賓通例聘賓闕東闕鹵以公私分非以臣禮自凡如曰聘賓入門右亦以臣禮見則聘賓及介非卿之臣何以問卿亦先入門右鄭注云見私事也尋之其君大夫辭終入門左者用盛禮凡禮盛禮殺皆非正例

鄭元云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敖繼公說君亦至外門外下車以周案客車不入門爲敵者言之君至廟門乃下尊卑之體宜然敖說非近世尊賢

來拜主人不敢出見既往拜亏其門本諸聘禮公館賓
賓避公退賓從請命亏朝

右入門

鄭元說凡三指入門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
指賈公彥說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
碑是庭中大節又宜指敖繼公說三指者亏入門左右
之佞指參分庭一在南指參分庭一在北指或說鄉射
禮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指賓
少進乃有三指則至雷而曲既曲北面時皆不揖也敖
說爲長以周案敖說三指全無依據鄉射禮眾賓入門
左東面北上賓少進舉賓黨言初不言揖主人以賓三

揖統入門左揖北面揖當碑揖言賓亦三揖特舉主人以明之見揖不在少進後也錯綜見義不分先後每門揖請入也每曲揖請折也當碑揖近階也賈疏背見之說亦未尋賓入大門至席門賓主不相背亦每曲揖

又案三讓之儀有見亏入門時者聘義所謂三讓而后傳命是也有見亏升階時者聘義所謂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是也若中庭有三揖無三讓故禮經三讓之文皆在三揖至亏階之下俗說中庭三讓誤凡曰讓者主人讓亏客非客先讓參見聘禮門

賈公彥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俱升士冠士昏是也若

鄉飲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敖繼公云凡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則賓先讓而先升惟天子之使則不讓褚寅亮說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聘禮賓僨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故曰以若賓尊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禮無賓主俱升虞凌廷堪云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以周案聘禮公會大夫禮於云公升二等賓升鄭注遠下人君

覲禮郊勞至亏階使者不讓先升鄭注奉王命尊則階以先升爲敬甚明褚云先升道之失其義矣階無升灋士昏禮鄉飲禮云主人升之下又言賓升明非升聘禮賓僨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與大夫敵體而先升者爲無升灋也鄭注賓先升敵也鄭亦不以敵者爲升凡敵者賓皆從升不冗盛禮惟奉君命尊則先升主人降等亦先升聘禮僨大夫時賓爲主人先升一等大夫從與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同皆敵者主人先升之例覲禮郊勞亦賓爲主人不先升者敬王命也燕禮大射禮主人獻賓賓酹主人降盥洗皆賓先

升主人乃升時宰夫爲主人賓尊

燕禮記凡公所辨皆桌階凡桌階不過二等鄭元云桌
暨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
堂賈公彥云桌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其始升猶聚
足連步襍記主人之升降檝等鄭注檝等桌階則桌階
亦云檝等凡升階之灋有四等連步一也桌階二也歷
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杜預歷階
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趙盾避
靈公踏階而歪是也敖繼公云越等而上曰桌階下曰
踏階桌與歷聲相近凌廷堪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

舜則桌階以周案攷古人升堂止二灋連步一也桌階
二也桌階卽歷階敖說是桌之言析詩曰烝在桌薪箋
桌析也桌階謂分灋其足左足升一等右足升二等也
其步與絜足异故又謂之灋等趙盾階階非禮步不足
爲訓敖說下曰階亦非

凌廷堪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以周
案賓主人皆專階眾賓則拜亏其右此通例也不關禮
之盛不盛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非正主人故變其
例爾

右指讓升階

孔穎達云屨不上亏堂謂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脫亏

堂下若長者入室則侍者尋著屨上堂而不入亏室戶
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尋上堂也戶外有二屨是狎
客非須擯通以周案相見之禮卑者脫屨亏階下所謂
屨不上亏堂是也敵者脫屨亏戶外所謂戶外有二屨
是也長者脫屨亏戶內所謂排闥脫屨亏戶內者一人
而已矣是也孔疏二說皆非燕饗之禮亦脫屨升堂凡
脫屨爲坐也非坐不脫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納屨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脫屨之禮漢魏隋唐猶存但古人
爲坐脫屨後世朝祭立而不坐脫屨何爲

右脫屨

交廷堪云凡門外之拜皆東面堂上之拜皆北面凡

室中房中拜以鹵面爲敬堂下拜以北面爲敬以周案
麥說門外室中之拜是已堂上之拜不蓋北面如冠禮
冠者受解鼻解兩拜皆南面賓荅拜皆東面不禮則醮
冠者降筵拜賓荅拜亦南面東面昏禮見婦禮婦其拜
皆非北面

凌廷堪云凡爲人使者不荅拜主君爲賓而拜荅拜曲
禮大夫士見亏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誤以
周案曲禮所言乃見君之通例迎拜謂君迎亏門而先
拜已也凡人臣見其君君指之不拜燕禮卿大夫皆入
門右公降立亏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皆少進不

言拜是也若君客之則迎拜公會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此卽君迎拜不荅之義又云再拜稽首者拜君之會己非荅拜也聘禮私覲賓降階東拜君辭賓階上再拜稽首鄭注拜送幣亏階東明非荅君拜凌氏牽此以爲荅拜之證誤已異國之臣君迎拜亦避之聘禮訝賓亏館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私覲賓奉幣入門左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是也爲人使者不荅拜鄭注言之已詳凡云不荅拜者不敢當盛禮鄭元說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亏禮若未成然燕禮大射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

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未拜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
凌廷堪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
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以周
案舊說非也成之義主乎答凡臣拜堂下君答拜謂之
成拜與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例若臣拜堂下君客之
不答拜使小臣辭猶未成拜也故升又拜君答拜謂之
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一例若君辭時卽答拜
如燕禮大射之徹幕是已成拜矣故不復言升成拜經
之通例如此若公會禮君先拜臣臣堂下答拜雖擯者
辭終拜之在臣固以爲已成拜也故擯階升不拜而君

猶以爲未答己也故又命之成拜此爲變例凡臣拜堂下君拜堂上正禮也君客之不答拜升乃成拜客禮也其有下不卽拜且有并不下階者如燕禮大射取腍解酬賓賓下拜辭賓升再拜稽首下實未拜燕禮大射無算竅降席再拜稽首降不云階此皆以旅酬皆降拜升成拜至此禮殺也論語拜下禮也明人臣之正禮當引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主人自醑亏公二人腍竅亏公及覲禮郊勞行享之降階再拜稽首爲證邢疏引燕禮酬賓覲禮賜車馬之升成拜非也鄭注公會禮徹幕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升成拜爲正臣

禮則升成拜爲客禮非臣禮之正明矣 又案經升再

拜稽首公荅拜與升成拜公荅拜文有詳略義無異同

鄭注亏此一區別轉多膠轕鄭意降再拜稽首升復

再拜稽首謂之成拜如燕禮公取賡解節賓降鹵階下

再拜稽首小臣辭賓升成拜是其例也若其餘但云賓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下實未拜不尋謂之成

拜然禮經言降拜小臣辭升成拜甚多是下亦實未拜

也而升謂之成拜則鄭例不可通矣而敖氏又謂此等

云降拜已再拜稽首尤鑿空無據 又案古君臣相拜

皆俟拜畢荅之非同時拜故聘禮公會禮皆云公壹拜

賓降也公再拜又云公再拜揖會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又君臣答拜有一拜者有再拜者皆視先拜者而異詳燕禮門獻酬之拜與會拜異詳會禮門

周禮大祝辨九擯楊雄說拜從兩手下以周案拜必下

兩手至地故揖與跪並不云拜今俗語有云拜揖云跪

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指引手曰厭斂手曰拱見說文拱

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拱手少舉曰天指天指上

衡也拱手少下曰土指土指下衡也拱手吉尚左凶尚

右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器共而尚右是也跪

與坐相似而不同反其蹠而坐其上曰坐反其蹠申臂

不坐曰跪非跪不足以言拜說文曰跪所以拜也

一曰稽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云稽首稽
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
君之拜以周案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
經傳中有單言稽首多與拜手稽首別稽首不必拜手
故爲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提吉拜
亏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兼空
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首禮稽首之禮甚
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平敵者乎段懋堂
云凡祭必稽首諸侯亏天子稽首大夫亏國君稽首亏

鄰國之君稽首亏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亦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稽說文化隨拜重手故字從手隨重首故字從首

二曰頓首鄭元云拜頭叩地也賈公彥云首頓地卽舉故名頓首以周案頓首與稽顙同爲以頭擊地但分吉凶言之爾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冠禮稽顙云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解亏吉喪之至也稽顙偶亏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顙其拜與頓首相近則頓首稽顙同義特分吉凶言之審矣檀弓云稽顙而不拜則頓首容有不拜手者此所以爲九

拜之一也孔賈二疏重稽首輕頓首遂謂平敵自相拜用頓首攷之禮經禮記及春秋傳並無平敵用頓首之禮段氏已駁之矣

三曰空首鄭元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周案空首卽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卽空首拜也拜字從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伏故渾侖皆曰拜析言之拜爲空首之專稱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跪而拱手而首俯至手與心平乃下兩手拱至地鄭注此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又注少儀手拜云手至地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

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尙書謂之拜手
少儀謂之手拜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
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
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據段氏說頭俯與心平手未嘗下
亏心是手不至地矣非特與少儀鄭注相悖且失拜字
兩手下之義矣 又案古之拜與今別必合周荀子漢
賈子楊子說乃明荀子云平衡曰拜段氏釋之曰旣跪
而拱手而頭俯至亏手與心平是謂平衡曰拜曲禮注
云上衡謂高亏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跪以微磬
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

磬折卽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
益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
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
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卽荀子所謂平衡曰
拜也至說文引楊雄說拜從兩手下後儒多不信之攷
拜古文作𡇗從二手二下與楊說正合周禮佺擇說文
依周禮佺云擇首至地也首乃手字之譌手至地卽許
君二手二下楊子兩手下之說與少儀鄭注手拜手至
地亦正同孔賈二疏並云拱手至地本合古義而段氏
改說文佺拜首至手謂空首首至手而平衡手未嘗下

亏心瞠首頓首則下矣楊雄蓋兼三拜而製拜字此說未可信也非首俯至手而平衡則兩手不克復下亏地非兩手下拱至地則首俯未必與心平二義兼備跪而習之自昇矣讀賈子知跪而俯首之容讀荀子知頭手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楊子說又知兩手兩下拱至地之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畢見矣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鄭興云動讀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元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空首皆吉拜四曰振動乃凶拜之稽顙也振當讀震驚

之震動依杜注讀為哀慟之慟稽顙者震慟之義也稽顙頭觸地與頓首叩地相同故亦謂之頓顙但頓首頓而卽起稽顙頓而又稽此稽顙之所以異于頓首稽首也凌次仲夏竅甫皆從杜注以爲卽士器禮之拜稽顙成踊踊者振哭者慟但拜稽顙爲凶拜且哭踊于拜義無關故不取惠天牧說振動者舞蹈之容別一義

五曰吉拜鄭元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般之凶拜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不手拜空首則手拜又不下首斯則旣拜手又下首也其謂之吉者因凶拜而

名之也凶拜者拜稽顙則吉拜者拜稽首可知也其禮先拱兩手下據掬乃復俯首以至亏地鄭注搃吉拜例亏稽首頓首中故亏此乃據檀弓禘記以凶拜之近吉者當之誤

六曰凶拜鄭元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季服者以周案上文震慟為稽顙而不拜者斯則拜而后稽顙也古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經曰拜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無言稽首拜者其凶拜之見亏禮經者亦皆曰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蓋拜先拱手據掬下而後頭至亏地亏事為順也其先稽首稽顙而後拜者惟孟子言

子恩稽首再拜而不受檀弓引孔子言稽顙而後拜顙乎其至段氏凌氏以此為殷禮夏氏又以為周末禮要之未合于古經也鄭注乃據以為吉凶兩拜之例似有未當孔子曰吾從其至者明非周禮也 又案先拜而後稽顙亏事為順故曰顙乎其順先稽顙而後拜亏事甚逆而匍匐地上不遽起佯拜足見哀痛之已病故曰顙乎其至舊解亦誤

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雖拜是也鄭興云奇拜謂一拜也以周案奇拜一拜鄭說是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及襍記諸篇是

也其或祇云拜而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顙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揚抑各尊其紀此卽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容坐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其遺容

八曰褒拜鄭興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眾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以周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皆爲褒大之拜段氏云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

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

九曰肅拜鄭眾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以周案肅拜之不明由賈氏疏先鄭注未明先鄭云肅拜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肅拜拜低頭與先鄭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云今時擡者說文云擡舉首下手也漢時之擡舉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舉首下手之擡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

足以言拜非舉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
低頭俯而仍舉乃爲肅拜肅拜爲婦人之正拜其首較
空首爲略舉其手亦异空首之下拱地云介者不拜故
曰爲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卻至三肅使者肅不連拜
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异也肅拜者跪而俯
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軍
中長揖之肅當肅拜旣失兩鄭之意而肅拜之禮遂晦
矣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
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段氏云肅與肅
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介

者不僂亏拜故肅以爲禮如後世長揖肅拜舉首下手之拜爲婦人拜爲尸坐拜 又案舊說男子跪而拜故拜必奠饗婦人立而拜故可執饗拜凌氏次仲申其說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性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饗蓋丈夫之拜皆屈膝故必坐而奠饗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筭亏席姑坐舉以興又贊醴婦婦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凌氏此說似是而非實不可信鄉飲酒禮云坐卒饗興坐奠饗遂拜者卒饗可卽奠必興而後坐奠者更端以示敬也坐奠饗因拜而坐奠是一事不必更端以示敬故云坐奠饗

遂拜士昏禮姑舉笄之坐與拜婦是二事婦啐醴之坐與拜贊是二事故必言興拜與言興坐同然爲更端以示敬之例非婦人之拜必興也如因此更端示敬之拜而謂婦人之拜必興則士昏禮舅坐撫之興答拜豈丈夫之拜亦必興而不坐乎如謂舅拜婦亦肅拜亏經何見且少儀云婦人爲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偃拜者矣婦人執壺拜亦坐而後拜也經多言坐尊壺坐尊觶是執壺而坐而尊者也執壺非不可坐也坐亦無妨亏執壺也且執壺拜亦非專施亏婦人男子亦有執壺拜者矣特牲

禮曰兩暮執轡拜注曰答主人也主人跪而拜兩暮答

之必非立而肅可知也

特牲主婦執轡
拜詳饋食門

又案大祝辨

九拜說者謂屬丈夫拜惟肅拜爲婦人拜其實婦人亦有九拜也一曰肅拜卽吉拜婦人肅拜以當丈夫之空首一曰手拜亦吉拜禮經云庸見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也一曰頓首近振動拜婦人本無頓首之禮因振動而有頓首如穆嬴頓首亏趙宣子是也一曰稽顙拜卽凶拜重器用稽顙輕器用手拜小記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也一曰俠拜鄭注云婦人亏丈夫雖其子亦俠拜先丈

夫一拜後丈夫又一拜也一曰不俠拜鄭注云不俠拜
謂一拜也婦人不俠拜同丈夫之奇拜婦人俠拜同丈
夫之褒拜此婦人九拜之辨也凡婦人之拜古事尙右
手凶事尙左手與丈夫拜近時婦人拜申指相習尙近
古制但不握爲拜爾其叉指拜者爲禮之末失其合掌
拜者本之鹵域僧謂之膜拜其拜兩膝齊下不先屈一
膝者本之道家謂之之拜此非古禮又有婦人立而引
手摩胸以當丈夫之長指其卽軍中肅客之遺意與右
拜

鄭元說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

相見

丰

辭不許也聘禮士介覲禮請受賓固辭固衍字當如面
大夫記私獻禮請受賓固辭固亦衍文敖繼公云一辭
而辱遂亦可謂之固凌廷堪云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
者再辭注未確敖亦曲爲之說以周案禮請受止一請
賓何辱再辭凌說非宜從鄭

右辭

鄭元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亏堂上則俱南
面禮敵者並受賈公彥云尊卑訝受敖繼公說訝受爲
賓主行禮之事並受爲相禮之事凌廷堪云禮經無並
受之文並受又不皆敵者有司徹尸醢三獻尸在其右
以授之非相見之事統觀禮經全文當云行禮亏尊者

之辨則同面受不亏尊者之辨則訝相受凡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以周案禮經授受有三灋一曰受相鄉而受也南北面受爲禮之最尊者東鹵面受爲賓主通行之禮一曰同面受相怵而受也故亦謂之怵受同南面受爲敵者禮鄭引逸禮文可據而敵者之授受或壓亏至尊則同北面受或同東面受聘禮授幣之受書授上介受圭之同面怵纁纁同面授上介受馬之適其右受反命之自公左受玉其禮皆行亏君辨故同北面受又還玉之賓自左南面受圭時不壓亏君故同南面受行敵者禮鄭注自左南面右大夫且怵受是也又云必怵

受者若鄉君壽殊為曲說臣在君壽不尋有南面受聘
禮私獻賓東面坐筭獻賓者東面坐取獻亦壓亏君之
禮士昏禮納采授亏楹闔南面聘禮歸饗饌面卿兩言
受幣亏楹闔南面似皆為敵者同面受之禮鄭注兩解
之者鄭意歸饗饌尊君使面卿尊卿可北面受用尊禮
納采之賓為羣吏雖尊其使不當北面受故云於受為
敵禮自賈氏疏鄭不明後人遂妄相駁難矣有司徹三
獻北面拜受饗尸在其右以授之賓尊尸令南面受尸
不尻尊故在其右以授之鄭注至饋尸而尸益卑此同
面受之變例一日誦受伏不相鄉亦不相於因拜迎受

之也故今文家作摶受大不正鄉曰疑大受不正鄉曰
摶受其禮有賓主人兩拜相迎者爲禮之盛亦有受者
自拜迎取爲禮之殺聘禮禮賓公外拂几三卒進鹵鄉
賓進訝受几弓筵拜時公自東南進鄉西賓東面兩拜
送迎相敬也又介覲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時執幣者在
闕外南鄉士介皆在門鹵東面自拜進訝受又禮賓賓
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公餼禮亦云上介受賓幣
從者訝受皮時介由賓左受幣從者蓋自門鹵之伏訝
受主人所出之皮馬記云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士卽從者

張皋文圖聘禮介從者皆東面受公餼禮皆北面受誤

介曰受從者曰

詒受兩文有別注疏家撮合爲一謬矣旣夕禮賓賻若
 無器則梧受之時主人鹵面賓東面相鄉宰在主人之
 北無器梧受謂宰鹵南面受之也鄭云對相受是當授
 諸主人矣敖斐兩說尤無當凡授受之禮卑者奠而不
 授若尊者辭乃授 又案鄭注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
 由其左謂同面授受之濫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
 獻醕酬皆授由其右故云凡以廣之凌氏釋例云詳賈
 意蓋以獻醕酬之授受皆左授也攷鄉飲禮主人鹵南
 面獻介介進北面受醕則獻酬有詒受非左授且鄭注
 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醕賓主人之左拜送醕云賓南

面授餼乃於左拜凡授餼鄉所受者正明獻醢酬之授受皆面相鄉受無怵受法也夏弢甫據此注又以爲凡授餼尊卑俱以訝授受殊不知鄭注凡授餼鄉所受者爲相鄉受與訝受異凡獻餼敵者皆相鄉受卑者訝受夏氏丐訝受之義尙未明不足深辨 又案授受有一

物兩物之異凡授受一物者必兼兩手其之此常法也其有兩手各執一物而分授兩人者左手先授右手後授而受者各以兩手其之聘禮賓執左馬以出用效馬右牽之法其左手執幣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謂先以左手之幣授上介後以右牽之馬授從者也其有

兩手各執一物而兼授一人者亦先將左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共受旋亦以左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共授右手所執之物受者以右手受之聘禮其實棗烝棗擇兼執之以進云賓受棗大夫兩手授棗賓受棗亦宜兩手共受爲常法不箸箸其後授者以兩手共授以爲例此鄭注所謂授受不游手慎之是也

賈公彥云凡賓主敵者授于楹閒不敵者不于楹閒以周案古人授受之禮殺者行于庭通行之禮皆在堂上兩楹閒不敵者亦在兩楹不過東鹵有別耳凡賓臣主君行禮在東楹鹵聘禮賓覲進授幣當東楹又禮賓受

幣當東楹皆謂東楹鹵也時賓在鹵序以鹵言之故曰
當則不敵者之授受亦在兩楹明矣聘禮公受玉于中
堂與東楹之間謂中堂東東楹鹵也

詳宮室門

時公伋在東

楹東賓趨就之敬君也歸饗餼及問卿受幣堂中鹵趨
君命亦敬也凡授受幣玉皆在兩楹間不敵者賓趨授
于中堂東卽東楹鹵主人趨就于中堂鹵卽鹵楹東注
疏以中堂在兩楹之北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旣難斥言
于禮賓賓覲當東楹之文亦違凌氏釋例張氏禮圖皆
沿賈誤

鄭元說相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盛下謂君所

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
輶物高下之節王引之云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笙
一人拜亏下聘禮記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會記卿摯
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澄酒在下論語拜下禮也皆其
證以周案經文至下容彌暨五字句堂下謂之下猶堂
上謂之上也古人語急多此例從王說

右授受

賈公彥云右還以右手向外左還以左手向外敖繼公
云左還者以左手向右而還也以周案燕禮司正南面
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卒觶奠之左還南面注云右
還將適觶南先西面是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西

往來也敖氏以爲皆欲從觴東往來其說悉與注疏相反辨詳射禮門

鄭元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繼公云凡經言交者皆謂相右以周案凡相交者必交相左此爲往來通例惟凶事則交相右鄭義甚密詳見射禮門

右交還

凌廷堪云迎亏大門外送亦亏大門外迎亏大門內送亦亏大門內君與臣行禮不迎亦不送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太者不拜以周案士相見禮士見亏大夫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還送再拜鄭注大夫亏士不出迎入一拜送再拜大夫不迎士則君可知而君賜之會則云君

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還下比及門三
辭公會聘禮君迎送大門內皆再拜葬禮大射君又不
迎不送是相見禮之迎送有不同也祭祀不迎賓并不
迎尸祭統云尸在席門外全乎臣君在席門外全乎君
是天子諸侯不迎尸也特牲少牢然云祝迎尸亏席門
外是大夫士亦不親迎尸也而有司徹言主人送尸亏
席門外士虞禮鄭注言主人送賓亏大門外是祭禮之
迎送亦不同也器禮唯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故大斂君至迎送皆亏大門外而君使人弔主人迎亏
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亏外門外公賔迎送亦同是器

禮之迎送又不同也。凌說未覈。凡送賓皆再拜。惟送禮送賓則一拜。右拜送

鄭元云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亏君至。凡侍坐。亏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以周案上文賓授摯。亏庭反見。則升堂妥而傳言矣。故注引下文以證成其義。燕謂燕見。非燕飲。賈疏之誤。先儒多非之矣。

鄭元說主人還摯。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公彥云。相見禮賓奉摯。入不言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迎之。司正猶迎。況同僚乎。敖繼公云。不俟迎而卽入急。

欲還擊且尊主人或說禮未妥端故不必出迎以周案
禮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從注疏

右同拜

姪孫鎮海梅鼎恩

全校